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柳非煙 第十九章 危哉俠男兒

那知走到面前一看，那人不認識自己，自己卻認識那人，原來是施逃生的哥子施愛生。見他早問道：「方才送條子來，敢是足下？」陸位明道：「正是。令弟可也來了沒有？」

愛生蹙額道：「足下難道不知道舍弟的事嗎？舍弟打六月初出門，直至今日未回，聽說是被匪人弄死了呢，至今屍骨無存。」說著淚隨聲下。

陸位明笑道：「那有這事！他早回府了，你看這一行字，不是他五日前寫的麼？」

愛生便趨向壁上一看，不禁駭異道：「那麼如何不到舍下，到那裡去了？足下和他在那裡約過來？」

陸位明看四下沒人，因道：「這裡不是講話的所在，可否同到尊府一談？」

愛生應諾，便問陸位明的姓名。陸位明道：「且到府上再告。」

愛生也就不便再問，兩人同出院子，愛生本有一個小廝，一同騎驢來的，見位明沒有驢子，便喊小廝去僱了一頭，三人一同騎驢，到得黃鸝坊橋。

下驢進寓，到書房坐定。愛生屏去僕從，因問陸位明姓名。

陸位明道：「半年不見，便是平常，也應不認得了，從前替足下監造柳非煙別墅的好朋友，便是我。」

愛生一聽，不禁愠的變了顏色，道：「你便是陸位明？」位明道：「放輕些，我正是陸位明。」

愛生一把扯住他道：「惡人惡人，你今兒既來我處，我必送你到官去治罪！」

陸位明駭異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我為你令弟，奔波兩月，歷盡危險，你如何倒說我是惡人？」

愛生道：「你受了衛默生的僱，劫了非煙，又逼死他，再把我兄弟不知弄了那裡去了，你還不是個惡人？我如今向你要人！」

說著一手便去按壁上的電鈴。陸位明急待去奪他的手，已來不及，外面有人推門進來。愛生一疊聲叫：「快把這惡人捆送縣裡去！」陸位明要想拒捕，那裡禁得人手眾多，早把陸位明捆了起來，七手八腳的，將他扛送縣裡去了。

可憐可憐，陸位明的厚意，因他兄弟兩個，很是休戚相關，打算把那柳非煙找不著的話告訴愛生，又聽愛生說逃生未回家來，打算放出一個口信，自己便去找柳非煙去，藏過逃生，這一個大冤，卻向哪裡申辯？如今捉將官裡，別的不打禁，倘被杭州知道，那連殺正命的案件，不是也就一起發作？那還了得！可憐可憐，陸位明一生仗俠，替人效死，不道如此一個收場！看書的寧不擲書三歎？

縣官接到施愛生的原告控詞，便把陸位明帶上堂來，問道：「你便叫陸位明嗎？」

陸位明道：「小的是太湖裡漁戶，叫做穆西兒。」

那縣官笑道：「你不是陸位明，你為什麼要帶假鬍子？左右把他那髭鬚摘下！」

陸位明不防他這樣的一問，早嚇的魂不附體，那髭鬚已被左右拔下，便再也沒的別說，因供道：「小的實在不是陸位明，這戴假鬚的緣故，卻有個理由。長官不厭煩瑣，小的便從頭供請長官知道。」

那縣官道：「誰願聽你的長篇謊話？如今不問你是陸位明不是陸位明，州問你把施逃生弄到那裡去了？」

陸位明聽見不追問他的名字，才把心放下了些，因道：「施逃生和小的本是相識，六月初同在閭門外花園裡見過，談了幾句，並約半月後再見。以後便沒見過，如今聽施愛生說，逃生就從那日走失，多分被別的人拐了去，也未可知。」

縣官道：「胡說！你拐他去，你當沒人知道麼？你自己親口對人講過，還說已弄死了的，你忘了嗎？」

陸位明道：「小的和誰講來？請提那人出來干證！」

縣官道：「是了，晚堂聽質。」說畢，就此退堂，把陸位明收入監裡。

陸位明走到監裡，不禁歎口氣道：「咳，一口咬死程咬金，這是什麼講究？我如今在此落活地獄，到底我是為了非煙和逃生兩個！再不知道我如今卻被他兩人反害了我呢。幸而那殺人的罪案，沒有牽出，倘然牽出，豈不就此送了性命？天下熱心人，到底沒有好處，我從今日起，便該變個涼血動物才好。」一個兒千思萬想的，直到晚上，早又被些衙役，牽了上堂去候審。